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觧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一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南河杜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有棘津之名即此也棘津在今河南汲縣南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

以下軍佐起將中軍故曰上德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杜注衛地今直隸開州東南斂盂聚是也齊侯以穀戍之追故從晉求援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杜注衛地今屬河南歸德府

公羊傳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言欲侵曹而因衛之不肯假途遂伐衛則尚未侵曹而推其意故兩書之也

穀梁傳　再稱晉侯忌也（以修曹衛之宿怨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齊桓因蔡潰而伐楚故言遂此則侵曹既反而後伐衛故再言晉侯皆各據事之實而書之非褒貶所繫也晉文之興其勢與齊桓異齊桓之時楚雖閒犯上國猶無遠圖故合諸侯正問罪之名以求其服而已晉文之時則陳蔡鄭許久服於楚且與之聯兵以圍宋又戍穀以逼齊非大挫其鋒楚禍不息而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非侵曹伐衛

多方以激之無由致楚而與之戰先儒乃專罪晉侯之報怨且謂宜先伐陳蔡鄭許曹衛自服皆昧於情實之論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公子買字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之詞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之赴後至

公羊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以不可使之事使其臣故為公諱言使若臣不遵君命者然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啟魯大夫內殺大夫曰刺刺未有書其故者而曰不卒戍刺之所以見其辭之不直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公既附楚遣買戍衛

又懼晉而殺之詭辭以謝楚政刑如此其能國乎

楚人救衛

春秋凡書救者皆善此書救非善楚也見晉伐所必救能致楚人分圍宋之師以出而戰克取威正其謀之譎也故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

人兇懼兇兇恐懼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欲加禮晉師以免發冢之禍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覊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飡壁之施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覊氏爇焚也魏犫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

蓋三次勉勵為之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時楚猶未解宋圍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欲以激怒楚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與使聽其獄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其忌怨深）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詞故不以侯畀公）

曹雖即楚文之昭也晉侯苟修其訓典善其辭令以鎮撫之曹伯羸者畏威懷德自當翻然改圖乃

遽興師而入其國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然使執之以歸京師俾天子治其即楚之罪猶不失為霸討今特欲致楚與戰乃以曹伯畀宋人而激其怒何其譎也雖一戰而勝為諸夏盟主其功雖多其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書允當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譏子玉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取一謂釋宋取二謂復曹衛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

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踐晉侯辟君三舍之言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盈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慭秦穆公子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子上）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

鞅靽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杜注故國名今河南陳留縣有莘城山東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西鬬宜申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起以為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

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微者謂楚稱人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書晉及以主是戰者實晉侯也蓋子玉雖從晉師而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則固無必戰之心也自先軫獻計許曹衛以攜之拘宛春以怒之必欲致楚與戰則宜書晉及明矣夫齊桓既發楚勢益張滅黄而霸主不能卹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非一戰而勝之無以奪蠻荆之氣定中夏之心非若齊桓師次召陵楚即受盟猶可以禮服也所遇不同故為謀亦異其有功於天下則一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弁以鹿子皮為之纓結于頷下而垂者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巳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杜注宋藪澤今河南歸德府有孟諸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以諫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孫伯即大心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杜注楚地當在楚方城之外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于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敗績固得臣之罪然楚子既知晉侯非子玉所可敵則當申無從晉師之命而禁止之乃怒而少與

之師及其敗而致之死則棄將棄師之罪其誰任之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也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地名衛侯之奔不名蓋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猶其國也或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書名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無別矣義亦可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踐土杜注鄭地今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 甲午至于衡雍 晉師癸酉自城濮還二十二日為甲午衡雍杜注鄭地滎陽卷縣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 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子人氏九名 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四駟介百乘徒兵千 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

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王大夫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色玈黑色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于京師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隊隕也及其玄孫無有老幼甚言盟之禍變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穀梁傳　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若諸侯自共盟然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存王朝之體

也然下書魯君之朝則亦不沒其實矣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經不書王人虎雖涖盟而不與歃也齊非覇主而序宋公之上主盟者以勢之彊弱相上下也子者君未踰年之稱晉文怒衛成奔楚立叔武以受盟故稱子以著晉文廢置諸侯之罪而叔武不敢自安之義亦可見矣

陳侯如會

公羊傳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 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陳侯本附於楚今以晉勝為踐土之盟天王在焉懼而歸命願與斯會春秋喜其悔罪知反故曰如會如者緩而不迫不及盟亦不求盟也與書乞盟者異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諸侯宜往朝天子無致天子之禮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

王所者王在踐土非京師也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必於廟禮也若王時巡則朝於方嶽其時有定其地有常今天王下勞晉侯而公朝焉則非其時與地矣故曰言所非其所也然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故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

所為貶正其本之義也諸侯皆朝而獨書公乃魯史記事之法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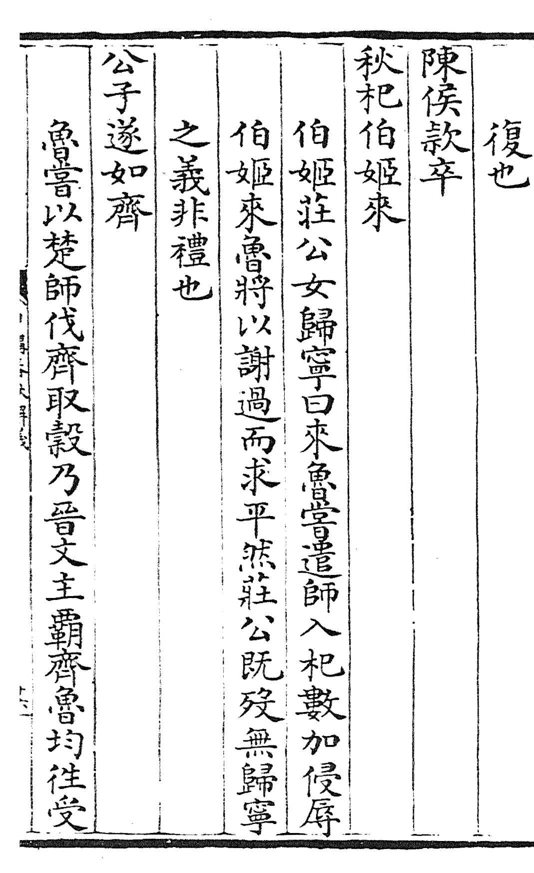
左傳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叔武夷謚也）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宛濮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今天誘其衷（衷中也）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恊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以誘掖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

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㰻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奉藉楚之力復者復中國也中國猶國中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侯出奔不名歸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殺叔武何以不書或衛侯不告魯史本無其文或魯史承告歸獄於㰻犬孔子覈其情實而削之乃斥衛侯之名志元咺之奔以示其義也其稱復歸國乃所宜



復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歸寧曰來魯嘗遣師入杞數加侵辱

伯姬來魯將以謝過而求平然莊公既歿無歸寧

之義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乃晉文主覇齊魯均往受

盟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亦足見霸權之立可以平諸侯之憾而息其爭也

附録左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攝右權代舟之僑）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師出有功則愷歌入國）獻俘授馘（授數也數

所載耳飲至大賞徵會討貳徵名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民勞篇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梁無齊侯秦與諸侯會始此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梁作守河陽即温蓋古孟津周畿内地襄王以賜晉文公杜注晉地河内有河陽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古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言若天子自行出狩河陽非王狩地失地故書且明德也隱晉文召君之闕以明其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變例以起義之詞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

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名王以臣不可致君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文

行為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晉侯名王而孔子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者所以尊周而全晉也蓋晉侯之名王則非而其本心乃欲率諸侯以尊周室若直書以示貶則無以異於心跡皆悖而躬為大惡者

故原其情而為之諱此聖人待人之忠恕也踐土之會出自天王故削而不書以掩其迹溫之會出自晉侯故變文起義以原其情非聖人莫能修此類其較著者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　其日何録乎內也（朝于外為失禮録此以見魯之非）

穀梁傳　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謂公朝于

王所目惡以外謂晉侯再致天子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公若朝于廟當言如京師令言公朝是逆常之辭也雖逆常而實主于敬王故曰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溫即河陽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于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以臣召君顛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

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有日而無月蓋舊史之

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為坐獄之主甯子為輔位高故先言之大士治獄官也以其主獄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衛侯不勝三子詞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甯子以君在幽囚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

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故曰未可知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

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放至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入者自外來晉以王命討衛衛為王之土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公羊傳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得晉之力以歸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怪咺訴執其君晉實主之為叔武爭也解晉助咺之故

穀梁傳 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衛侯雖有殺叔武之罪然於元咺為君晉文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書晉人示不得為霸討也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其罪已定矣特歸其人

于京師耳晉厲公之執曹伯書歸于京師蓋白其事于王而不敢專治其罪所以得為霸討而稱爵也大夫歸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國其所自有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抗辭也

諸侯遂圍許

左傳　丁丑諸侯圍許（會温諸侯也丁丑十月十五日）

穀梁傳　遂繼事也（承上文之事）

晉師諸侯圍許雖曰討其不朝于河陽然當時滕
薛杞郳之屬不朝者衆矣蓋齊桓既歿諸侯南嚮
陳蔡鄭許且與楚連兵以圍宋城濮之後蔡鄭受
盟陳亦如會惟許再會不至故帥諸侯圍之蓋許
在鄭南遠晉而近楚其亦懲於江黄之滅中國不
能救而姑附楚以紓禍與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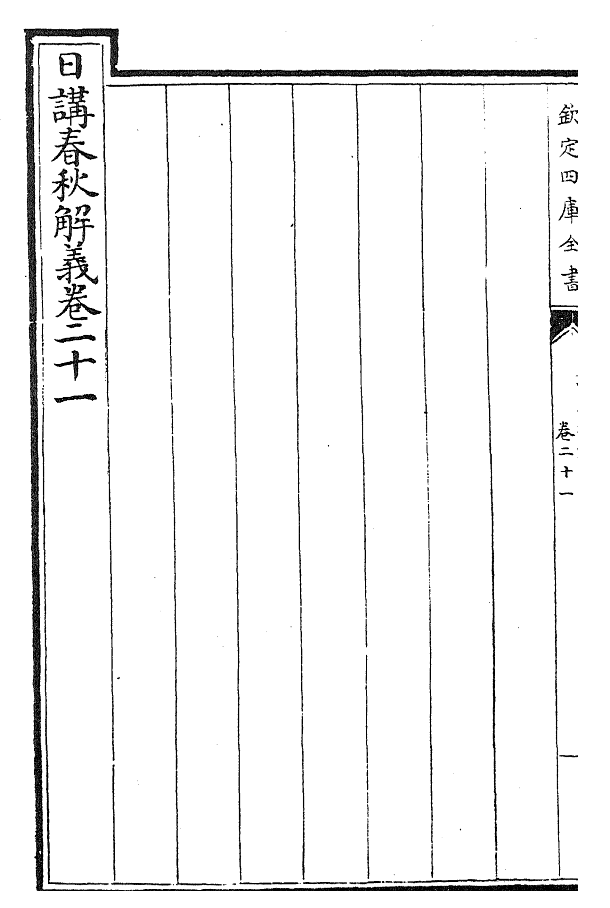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姓侯名獳史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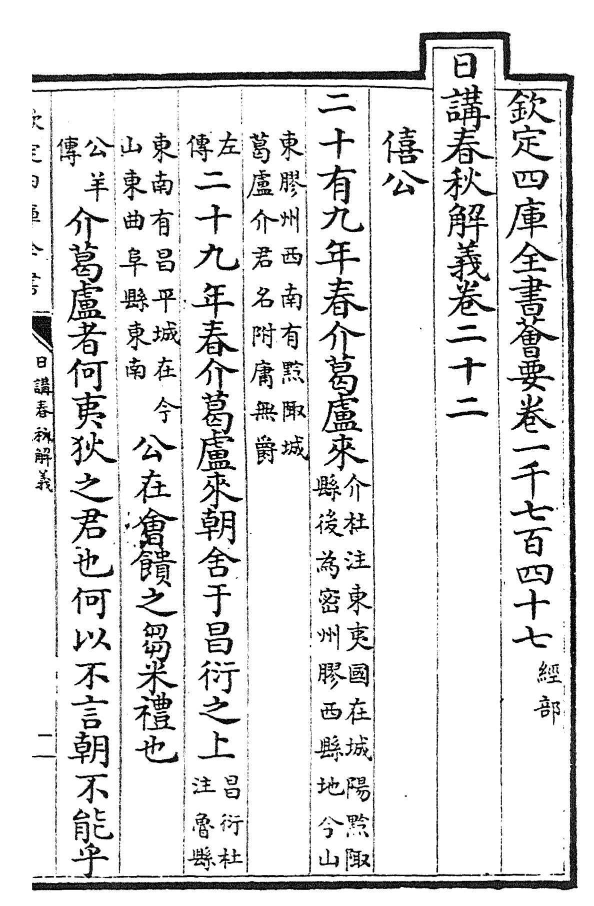
史使曰以曹為鮮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免之于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繼事也

曹伯何以名不能執義陳辭而貨筮史以求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不書所自以言自晉則身方在宋言自宋則釋之者晉故第曰復歸

附錄左傳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一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二

僖公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杜注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後為密州膠西縣地今山東膠州西南有黔陬城葛盧介君名附庸無爵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昌衍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

朝也不能行朝見之禮

穀梁傳 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介僻處東隅其來於魯與郳黎來同不能行朝禮故書來畧之也

公至自圍許

温之會公朝于王所不以王所致而曰至自圍許所以著温之會意在謀許而不在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會上公羊穀梁有公字翟公羊作狄翟泉杜注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王子虎下盟列國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傳言諸卿所以見貶

是會為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而公在焉乃貶而稱人諱不書公

何也程泉近在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此正其本之義也按晉文三大盟會此其一也既非踐土王子涖盟之比又無于温自嫌之心瀆分亂常莫此為甚春秋所以惡之

秋大雨雹

左傳秋大雨雹為災也

劉向曰盛陽雨水温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雹者陰脅陽也胡氏以為魯之政在大夫故有是兆

冬介葛盧來

左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好好貨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葛盧復來而明年有侵蕭之事則其再至非無故而修禮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齊霸國之後與晉同盟狄之侵齊蓋料晉方圖鄭而不暇救也齊桓名陵之後狄加兵於晉晉文城

濮之後狄加兵於齊皆置而不問以楚人僭王力爭中夏其志不測恐力分於狄而不能禦楚耳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魯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拒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

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猷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釐辭卿見周猷死而懼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于道路遇而殺之故生之與至國同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已奔君執則已歸不臣之罪固不容誅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咺雖

有罪而衛侯賂其臣使殺其同列而求入焉則討之不以其罪矣衛侯在外而稱國殺待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穀梁傳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瑕之見殺以元咺欲立之也然使瑕安於其位則當與衛剽之書爵同經書公子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居也衛侯告殺必以討篡為言魯衛方睦

舊史承告而書未必不敢罪於瑕經以公子冠瑕而書及則釁由元咺而瑕本無罪可知矣此孔子之特筆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晉人執衛侯歸京師元咺自晉歸衛）君入則已出（衛侯自楚歸衛元咺出奔晉）以為不臣也

衛侯出奔於楚見執於晉皆不名今既歸國何以

名之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春秋所深惡也諸侯之執不書歸其書歸者危不得歸也諸侯之歸必稱復不稱復者其義當絶也或曰難則書復易則第書歸義亦可通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鄭在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在今陝州南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廣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

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鄭界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獻俘踐土鄭伯傅王温之會同朝王所而翟泉之盟不與故晉以貳于楚討之先儒皆據左傳謂晉侯秦伯親將貶而稱人而以經考之自陽處父伐江以前外大夫無以名見者凡稱人皆大夫將之辭耳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也介再来魯而次年遂侵蕭豈懼為宋所忌而預附於魯以求援與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閲来聘閲周公名饗有昌歜白黒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稲黒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稲黍也以象文鹽虎形以象武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傳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左傳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襄仲即公子遂）遂初聘于晉

公羊傳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不從公政令也）

穀梁傳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謂若即言如京師如晉則同周于晉叛而不尊天子故云遂使若公子遂因聘周而自往晉也）

天王使宰周公下聘必因晉侯帥諸侯再朝重禮以報之而因及齊魯諸大國也魯君不能躬拜王命而使公子遂報聘又比周於晉不待貶絶而惡見矣凡書遂有以二事出者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其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魯地杜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館候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言獲地之多杜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公羊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言魯未嘗伐曹何以言取曹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徧還

之辭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濟西故魯田見侵于曹歷時既久不得復為魯地故以取邑之例諱之濟西之田不繫曹者明其為魯田也復故田而謂之取何也借晉人之力而彊取之則與取非其有者同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取已之有而不以道其罪難知聖人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往年宰周公來而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今復以濟西之田使遂如晉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

書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 必具時 而卜其牲日 卜牲與日知吉凶 牛卜日曰牲 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怠于古典慢瀆龜策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地之所覆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言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猶

（縱也卜郊不吉則不敢郊故免牲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已止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四卜則入夏）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玄端黒衣接神之道玄纁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天子以長至之日郊祀上帝孟春辛日祈穀亦謂之郊魯僭祈穀之郊已為歲事之常矣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有不勝書故因

禮之變而特書以見義也凡郊三卜不從則不郊三不吉而至于四失禮又甚矣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免牛猶可再卜牛至卜免牲吉則不可郊明矣故不復言不郊望望而祭之郊之細也周官四望蓋望四方魯望止於三公羊謂大山河海鄭玄謂海岱淮賈逵服虔謂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預因之而胡氏安國獨取公羊之說於理為近要非諸侯所得為也

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詞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清原杜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北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昏姻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求婦非正也婦言不踰閫閾越竟而為子謀昏失婦義矣故謹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杜注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今直隸開州有顓頊城

左傳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享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狄嘗入衛齊桓率諸侯為城楚丘以定之今為狄所圍又自遷于帝丘夫立國在於自彊楚人謀遷于鄀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春秋書此以見衛之不能自彊而晉文衰暮無以大庇諸姬亦可見矣

附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鄭大夫傳為納瑕張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来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 秋衛人及狄盟

及者衛爲志不地者盟於狄也衛畏狄彊遷都避之令不能聲罪致討乃乘亂而掠其境則不武又就其地汲汲而與之盟則非禮春秋書之以罪衛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宫焉 出絳

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士卒勞而無所得必生悖戾之心害及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

師于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

傳

晉文公之入也左氏言之甚詳而經不書何也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若告命不通記注文闕聖人因魯史以作經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北門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

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韋四韋也皮熟曰韋生曰革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弦高知秦將襲鄭欲敗其謀故詐言君命步猶行也積謂芻米菜薪衛捍禦之具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秦杞子逢孫揚孫戍鄭鄭人館之至是聞弦高之言使視其所為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果見三子欲為内應使皇武子辭焉皇武子鄭大夫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

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原圃具囿皆囿名杜注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使秦戍杞子自取麋鹿以爲行資蓋明示三子已知其情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穀梁傳滑國也

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末減也詐謀不遂又肆悖心以滅無罪之小國而不虞晉之擬其後

非道失謀其困也宜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聘禮賓至于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去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敏審當于事也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衞也為公如齊

傳

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平舊怨也今國歸父來報

遂之聘也古者諸侯邦交其禮甚簡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秦下左傳穀梁有師字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在今河南永寧縣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師還過）晉竟先軫謀邀而伐之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

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滑與晉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之兵欲其速也〕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墮毀也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矯稱襄公命贈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詐乃遥于舟中稽首拜命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于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降名稱孤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也眚過也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稱國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地險隘一可

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揖其父于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師既出當遂往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然而上議猶豫留往之項也要邀也匹馬隻輪無反者言盡獲之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

之微先軫也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曰襄公親之親將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詐卒也齊人語也此何以日盡也盡俘之惡其不仁

穀梁傳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亂人子女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言其老無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尸女者收女尸）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必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

徵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秦自十三年圍鄭已識地形又見齊晉更霸宋楚爭衡乘晉文新歿逾周而襲鄭使其謀得逞將據鄭以力征東夏蠶食諸姬其無王之心未必不同於荊楚晉襄要而擊之隻輪不反終春秋之世秦卒不能逾晉而東故敗殽之勳等於城濮先儒乃以墨衰即戎為晉子罪誤矣國君之孝異於匹夫社稷之役可以變禮故魯公禽父在喪而從金革

孔子與之誓在尚書論具禮記且春秋之法外以諱為善故特書晉人若晉子未嘗在師者然如以為貶則凡會盟侵伐以喪出而稱爵稱子者乃得為褒乎陸氏淳謂孔子許其以權變禮故為之諱卓矣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晉先君有文侯而重耳復謚為文非禮也

狄侵齊

左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聞晉喪而侵齊殽師方罷營葬先君齊晉懸隔千里即有赴告晉師非踰月不能出絳何及於狄先儒既以墨衰禦秦責晉而又以不能攘狄罪之義無所處矣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訾婁邾地當在今山東濟寧州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始霸不敢興報怨之師晉文既歿秦狄交訌故乘其間而再伐邾以取利焉齊桓之歿楚宋爭霸魯亦間之而再伐邾每乘霸國多事而陵弱暴寡何以為秉禮之國乎

晉人敗狄于箕箕杜注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山西大谷縣東南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

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子白狄之君子爵也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謂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杜注晉邑今山西河津縣東有冀亭冀缺即郤缺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弒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祇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秦謀襲鄭狄攻齊衛乘文公之新殁而爭衡於中

夏也晉子敗秦于殽又敗狄于箕而霸統遂定諸
侯賓服其功甚偉且皆應敵之師而先儒多以為
病亦未揆於事理之實耳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報國莊子之聘也天王下聘不朝於京師齊國歸
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戴記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魯孚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盖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羊作霣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 定元年隕霜殺菽此年隕霜不殺草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 實之為言猶實也 實子也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既隕而草不殺固已異矣梅李再榮非時而成實陰陽失序物反其常先儒以為魯政不綱 三桓盛彊干權擅國咎徵之

先見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陳鄭久服於楚晉人討許不用齊魯宋衛之師而獨與陳鄭同役以繼文之業席敗秦敗狄之威楚人不敢北鄉職是故也而先儒皆以為譏亦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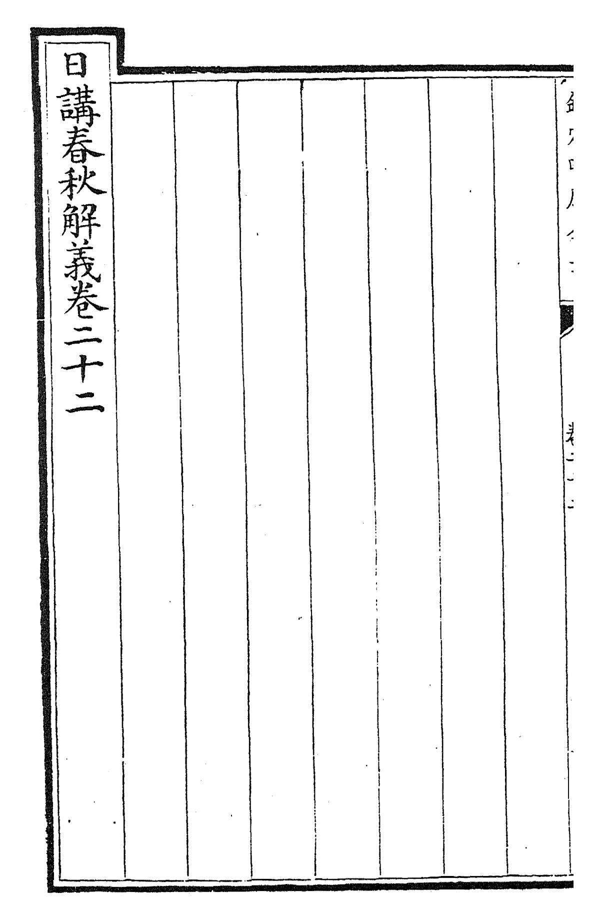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上侵陳蔡子上即鬬勃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

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鄭之外僕髡髮而名屯者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杜注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今屬河南開封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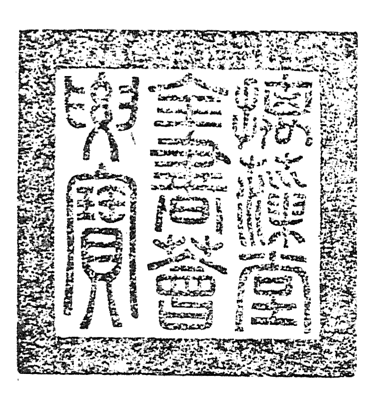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杜注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有文德者不犯順意謂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有武德者不棄敵意謂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

大孫伯即成大心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譖之葬僖公緩十一月僖公薨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于卿大夫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
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于吉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穫